

群众演唱材料

火车开来的时候

(話 剧)

王 拙 成 作

中国戏剧家协会編

通俗文艺出版社

714.8
21

內 容 說 明

鐵路扳道工人王万富在生活水平的提高中，逐漸滋長了資本主義思想。他經常在上班時間私自溜回家來飼養自家的幾頭奶牛，盼着老奶牛生小奶牛，將來好開一個牛奶館。就這樣他漸漸失去了工作的責任心。一天，火車將要開來了！他為了張羅給老奶牛請獸醫竟就誤了扳車道的工作，幸而被一個售票員發覺，報告了站長，才避免了事故。從這次沉痛的教訓中，這位老扳道工人終於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話 劇）

火車開來的時候

王拙成作

中國戲劇家協會編

★

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廠胡同73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

室文堂印刷廠印刷 · 新華書店經售

★

總字（文）0139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 7 1/8 字數 60,000

1956年12月第一版 195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500

統一書號：T 10023·117

定價：（5）八分

羣众演唱材料

(話 劇)

火車開来的时候

王 拙 成 作

中国戏剧家协会編

通俗文艺出版社

時間 一九五四年深秋。

地點 东北地区比較偏僻的一个四等火車站。

人物 王明理——养路工長，二十三岁，青年团员。

王万富——扳道工人，明理的父亲，五十二岁。

王大娘——明理的母亲，四十八岁。

赵东霞——車站的售票員，青年团员，工会的宣傳委員，二十一岁。

馬大磨——王万富的近鄰，三十九岁，家庭妇女。

布景 扳道員王万富的住室。从窗口向外望，可以看見車站上的揚旗等以及深綠色的远山。舞台正面是火炕，炕上有櫃、箱，牆上挂着鐵路員工的制服和帽子。右側有一門，挂着布門帘，里面是一套間。門旁有一縫紉机，上摆着座鐘、鏡子、茶壺、茶碗等。舞台左面是厨房，有鍋台，食櫃，喂牛的料桶等家具。在厨房与火炕之間，又摆着一台縫紉机。右側有窗，窗外是牛圈，圈内拴着几头牛。

幕啓 天色傍晚的时候。王大娘使用着縫紉机縫着衣服。她个子不算高，挺胖，身体很結实，干活挺潑辣，說話大嗓門。她兩脚不停地蹬着机器。机器响着，外面的牛哞哞地叫着。

王大娘：（向屋里）明理呀！牛餓了，还不快喂喂去。（屋內無声）

明理呀！（屋內沒动静，王大娘放大了声音）我說，你听見沒有啊？（屋內仍無动静，王大娘站起来大声地喊叫）明理！明理！

〔这时门帘被掀开了，走出来一位青年小伙子，这人就是王明理。

他下身穿着灰色制服褲子，上身穿着藍色的襯衫。

王明理：媽，你說什麼？

王大娘：我叫你喂喂牛去。我得把那件衣服縫出來，人家催我好幾趟了，錢也給了。

王明理：你喂牛去吧，（指手中的一張紙）我正琢磨這個呢。

王大娘：（不高興地）你呀，老忙你這一套！什麼發明啊，創造哇，你咋不知道今天牛要下犢？唉！要不是你爸爸偏赶上今天的班，我又忙着縫衣服，還不叫你喂呢！哼，是全家搞副業賺錢么！不能容你老空著兩隻手。

王明理：我早就不同意這樣搞法的。一家子三口人里就有兩個是鐵路員工，就你一個人在家。除了你給人家縫衣服，又偏養了四頭牛，再生個牛犢就五頭了，天天得喂牛，擠牛奶，賣牛奶；搞料、收拾牛糞。真是的，忙得過來嗎？（欲下）

王大娘：回來，你坐下！傻東西，你爹和你媽這一輩子就你这么一棵獨苗，你說起清早睡半夜為的誰？你今年都二十三歲了，也該找個對象了！我尋思……

王明理：媽！總是這樣……

王大娘：別老搶話。放心吧！哪兒能光按著我的心思：托個媒說一個，強拉硬扯著讓你們弄天地呢。別以為你爸爸媽媽是老封建。哼！早就知道咱們毛主席定了個婚姻法。

王明理：媽，我不是說这个！

王大娘：好，就說那个吧——我知道你看中了赵东霞。我也痛痛快快地表示个态度，媽也早看中了她。在咱們青草山車站里，誰能比得了那小丫头呢：站上的售票員，工会的宣傳委員，还是个青年团員，長的又挺漂亮，这回还在哈尔滨學習了一年多……。昨天她碰上我，（学东霞的声音）“大娘啊，可真把你忙坏了！”你看她那張巧嘴！真是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傻小子！媽还有不明白你那小心眼兒的。

王明理：你偏愛提这个！

王大娘：你又搶話！

王明理：（着急地）我……

王大娘：你坐这兒。

〔王明理只好坐下。〕

王大娘：我說的你又准不愛听，只为养了几头牛，你就今天和你爸爸吵，明天和你爸爸鬧。你說你爸爸是为了誰？再說，搞好副業生产，这也是上边的号召呀！

王明理：媽，咱們这是搞副業生产嗎？早把副業当成正業了。

王大娘：咱們沒耽誤工作就行唄！

王明理：我爸爸在工作時間隨便回家，照这样下去，早晚非出事故不可。

王大娘：我好話說了一大堆，你还是一句也不听。（傳來牛叫

声) 哟! 倒忘了, 赶快給我喂牛去吧!

王明理: 我不!

王大娘: 天哪! 我这輩子注定了是个操心命!

王明理: 別呼天喊地的! 方才我和馬大孀子說妥了, 她弟弟是农業合作社的, 社里正要买牛, 咱們卖給他們三头吧, 呆会儿就来。(外面牛叫)

王大娘: 卖牛? 这純粹是找着你爸和你媽打架呀!

[外面的牛繼續叫着。突然傳來王万富的声音: “牛都餓了, 怎么还不快喂呀!”]

王明理: 爸爸怎么又回来了, 这太不像話了!

王大娘: 你可別跟你爸爸提卖牛啊! 快进屋去吧! 我讓他馬上就回去。(王大娘赶紧把王明理推進套間里, 回身忙提着料桶出去。又馬上回來縫衣服)

[王万富手拿信号旗子上。他穿着鐵路員工的藍色制服, 動作很俐索, 性格很倔強, 是一个很健壯的老鐵路工人。]

王万富: 今天非生不可, 今年正月初一怀上小牛, 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今天是十月十五, 正好九个半月, 整整是二百八十五天。瞧好吧, 今天非生不可。

王大娘: 八成不够日子吧? 我記得二月四月是“小建”哪!

王万富: 呆着你的吧! 三月和五月还是“大建”呢。告訴你吧: 从打老奶牛怀了小牛那天起, 我在我的工作本上, (衣袋里掏出一个大本) 就每天写上了一个牛字。方才我在扳道房又数了一下, 也是整整的二百八十五个牛字。沒

錯，今天非生不可！

王大娘：牛還要下犢，正碰你上班，我還忙着給人家縫衣服。

王萬富：真是，偏偏遇上今天，你得把牛給我看好！

王大娘：知道啦，你趕緊走吧！（外面牛叫）

王萬富：你快看看牛去呀！

〔王大娘又到外面去看牛。王萬富走到套間門前掀開門帘望着明理。〕

王萬富：（生氣地）你不能幫家干點活！（放下門帘，回身走向廚房，又回過頭來）你就看不見你爸和你媽起早貪黑的忙，我倒要看你能搞出個什麼名堂來！我在鉄路上干了二十多年，見過多少能人，就憑你，嘿，你能發明創造；我看純粹是鬧笑話！

〔王明理從套間裏走出。〕

王明理：爸爸！你怎麼又在工作時間里回家來了呢？快回去吧！

王萬富：用不着你操心！

王明理：要出了事故可怎麼辦呢？

王萬富：你沒出娘胎你爸爸就是個扳道員。丟人的事兒沒出過！

王明理：不光我對你有意見，站長和工會主席都對你有意見。

王萬富：他們有意見能怎樣的，我王萬富喂牛不假，你問他們吧，哪趟火車來了沒開過去！從我的工作上就找不出什麼毛病來。

王明理：方才我和馬大嬾子說了，她弟弟是農業合作社的，

社里要买牛，咱們快卖給他們三头。他們呆会兒就来。

王万富：你說什么？

王明理：先卖給他們三头牛。

王万富：老王家怎么出你这么个敗家子。

王明理：这怎么算敗家子呢？

王万富：人家买，还买不着呢，你还想卖掉？

王明理：無論如何，这牛是非卖不可！

王万富：（拍桌子）小鬼崽子，你还反了呢！

王明理：我这是为了工作。

王万富：我不用你管。

王明理：过了兩天好日子，你什么都忘了！？

〔外面牛叫。

王万富：我揍你！（正回身找家伙，王大娘上）我揍你！

王大娘：（吃惊地）揍我？！（恍然大悟地）啊！……跟明理呀。打他也不行！行了！行了！快談正經的吧。你看那老奶牛怎么直叫喚，还瞅着我直轉身子呢！

王万富：啊！八成就要生犢了。

王大娘：說不定生个什么呢！你說：是牝牛，还是奶牛？

王万富：（肯定地）你瞧好吧！

王大娘：（望着窗外的牛）老奶牛，老奶牛！你要是成全人的話，可千万給生个小奶牛。

〔王万富拿起一条麻袋剛要往外走，馬大爺上。她穿着一件不太干净的紫紅色的大布衫子，挽着袖子，乱蓬蓬的头髮，手提着三个

裝牛奶的瓶子，她剛一進門，就一脚門里一脚門外地回過身去向外邊。

馬大嫗：小鎖子！你跟着我干什么？快回去！看着你兄弟別從炕上滾下來。對，聽媽的話，快回去吧！這熊孩子這么氣人。買牛奶！

王萬富：小孩子哪有不跟着媽的。怎麼樣？馬大嫗子咱們的牛奶不錯吧？

馬大嫗：好！八成是沒加多少水呀。

王萬富：哎，加水那是奸商做的事，咱們是自己家的牛，
（將牛奶桶的蓋打開）你看，摻假的牛奶哪能有這么厚的皮子！

馬大嫗：你們真行啊！養這么多牛。小鎖子他爹才是個吃戶哪！我早就說，咱們也養頭牛吧，不光自己喝牛奶，還能賣錢。你們猜他說什么？咱們家人手少，干脆光養那兩口豬就挺好，我說你還不能幫幫手么？人家王大哥是個扳道員，你也是個扳道員，人家上班時候都常回家喂牛，你應該向人家學習呀。猜！他又說什么？我就是偏不！你們說，他氣人不氣人！

王萬富：（無話回答地）啊！他那是沒干慣。

馬大嫗：你別看他上班那么上勁哪，忙家里的事比你差的多
了。

王萬富：我也不行，差得還多呀。

馬大嫗：大哥，这回我說了就算，你給我買吧！这回非養一

头牛不可。

王万富：怕你那当家的不喂呀。

馬大孀：不喂？我把牛牽到家里，他敢不喂！上班要紧，可也不能瞪着兩眼把牛活活地餓死呀。大哥你給我买吧！

（外面的牛不住声地叫）

王万富：行！行！

〔王大娘急上。〕

王大娘：明理他爸爸，你快看看，老奶牛怎么一个勁兒喘呢？是不是有毛病啊？

馬大孀：哎呀！孩子沒人看着我得快回去，先給我打牛奶吧！

王大娘：馬大孀子，你先等一等。

〔王万富剛想去看牛，被馬大孀攔住。〕

馬大孀：不行啊！不行啊！

〔王大娘剛想去給馬大孀打牛奶，幕后有人喊她——女：“王大娘！我的衣服縫完了吧？”〕

王大娘：哎呀！還沒完。

〔幕后——女：“還沒完？真夠噲，我可等着穿哪。”〕

王大娘：这就做，这就做。（忙蹬机器縫衣服）

王万富：（去打牛奶，找不着漏子，生气地）漏子呢？

王大娘：（發煩地）你不会找嗎？（王万富到处找漏子）哎呀！真倒霉，針都叫你嚙折了。

〔幕后——女：“王大娘！明兒一早來取行不！”〕

王大娘：不行啊！

〔幕后——女：“明兒一早起我就出門兒。”〕

王大娘：我趕趕吧！

〔幕后——男：“我那件好了吧？王大娘！”〕

女：“你那件呀，過了年再說吧！”

男：“不行啊，我明天就來取！”

王大娘：好吧！好吧！

王萬富：（急躁地）哪兒也沒有哇，你快來找找吧！

王大娘：沒聽見人家着急要衣服嗎？

王萬富：你早干什么來着？

馬大嬸：你們倒是快着啊！

王萬富：（從外面把漏子找來，他憋住氣與馬大嬸裝牛奶）怎么不攔在櫃子里，干什么都沒個門兒，連這個都是亂丟亂扔。

王大娘：（發火地）燒火、做飯、刷碗、喂牛、做衣服，哪一樣不是我？還盡挑毛病呢。

馬大嬸：快点吧！（她忽然發現她的孩子又來了，趕緊跑到門前大喊大叫地）小鎖子，你上哪兒去？我這就揍你去！（忙接過萬富遞過來的奶瓶轉身就走把漏子碰在地上，忙又回過身來）這是錢！（急下）

王明理：（掀開門帘）爸爸！你還不快走！

王萬富：不用你管！（外面牛叫）

王大娘：唉，你們別吵了！（把明理推到屋子裡，她又出去看牛）

王萬富：（平靜了會兒）真糟糕！事情都擠到一塊兒了。

〔王萬富欲下，趙東霞上，她穿着一身淺藍色的大衫，只要一着

眼，就使人感到她很开明，健康，也很漂亮。

赵东霞：王大爷，今天你休班啊？

王万富：（不好意思地）不！啊，我刚回来不一会，马上就回去。

赵东霞：那就快走吧，小心出了事故。

王万富：不怕，不怕，我的脑袋比表都准，车呀！还得等一会才能来呢！

赵东霞：等车来了就赶不上啦！

〔王万富搭讪地下。赵东霞望着他的背影，一会走近厨房窗前，看着外面的牛圈。〕

赵东霞：真热闹啊！

〔外面有王大娘喂牛的声音，这时王明理从套间里出来。〕

王明理：（热情地）东霞！你怎么也看得这样起劲儿啊？

赵东霞：（回过头来）啊！我去学习了一年多，你们家的牛也多了，喂的真胖啊！黑的、黄的、黑色带白花的，四头牛四个样儿，真好看哪。

王明理：东霞，你对养牛也发生兴趣？

赵东霞：有兴趣，我喜欢极了，不但喜欢牛，我还喜欢马，喜欢羊，我最喜欢的是骆驼，可惜，我们家什么也没有。

王明理：这么说，你很适合到牧场工作去，那里什么都有。

赵东霞：不，我喜欢我自己有，要有一百头牛，五百匹马，一千头骆驼。不！还要多！越多越好！再雇上十几个伙

計，渴了喝牛奶，餓了吃牛肉、羊肉，沒事兒不願意騎馬就騎在駱駝身上，溜躑，溜躑。（笑）工長同志！那比你在鐵路上有趣得多啊。

王明理：東霞！

趙東霞：不，我心里真有这个想法……你有沒有？

王明理：別開玩笑了，東霞！我告訴你一件事！

趙東霞：什麼事？

王明理：我琢磨好了一個檢查鋼軌內部裂傷的辦法。

趙東霞：你怎麼想起這件事？

王明理：有時候看着它是一條好鋼軌，可是它裡頭壞了，我們不知道，很容易造成火車顛覆事故，這給國家的損失真是無法計算哪。

趙東霞：怎麼才能檢查出來呢？

王明理：也很簡單，只要一看，二敲，三照，四卸，用心檢查，就能夠發現。（將手裏的材料遞給東霞）

趙東霞：（細看）還寫成文章了？

王明理：不，是一點小經驗。

趙東霞：太好了，快把它推廣吧！

王明理：已經抄給上級了，我還在細細琢磨呢。

趙東霞：明理呀！

王明理：嗯！

〔靜場。〕

王明理：東霞啊！

赵东霞：嗯。

王明理：（勇敢地）我想了很多日子……

赵东霞：（意識到了，不好意思地）什么呀？

王明理：从打我們在技术学校一塊兒学习，你帮助我，我帮助你，我們进步的多快呀！就在那时候，我真希望將來我們还能在一塊兒工作，可是上級真就又把你派到这里了。唉！

赵东霞：怎么哪？

王明理：唉！

赵东霞：到底是为什么呀？

王明理：我是多么高兴啊，从打我們青草山車站上，又有了你这么一個售票員，在每次的工会會議上，团的會議上，俱乐部里，我要看不見你，我就想……我就想，她——东霞为什么沒来呢？很多时候我都覺得你給了我很大的鼓励。东霞！你也有这样感觉么？

赵东霞：有一些……不太大……

王明理：东霞！那就讓它大点吧！

〔赵东霞低头不語。〕

王明理：东霞！同志們都說我直爽、勇敢，可是在这方面就缺乏……不！我說，东霞，你答应我嗎？

赵东霞：明理！先別……可是我得先声明……

王明理：先声明？

赵东霞：我的生活条件不好啊！

王明理：我更糊塗了！东霞！什么意思？

赵东霞：你听着呀！我的生活只能靠鐵路，鐵路發展了，我的生活也就改善了，过好了。除了这，我没有别的办法，要叫我养牛，做衣服，卖牛奶……开牛奶厂，成衣鋪我可是办不到啊！

王明理：（惭愧地）我明白了！

赵东霞：不！你还没有明白！

王明理：别拐弯行不行？

赵东霞：（亲切地）生气了？一定是生气了！（停顿了一会儿）明理！

你可知道，这些日子人們是怎样的議論着你家的事兒。

王明理：不知道，一点兒都不知道。

赵东霞：我一回来他們就和我說，現在老王家在青草山那是头等戶，别看扳道常溜号，用不上几年，人家就可以开私营牧場了。扳道工作一洗手，当上个老板，那个时候王明理就是一个少老板，也是个少經理呀。有的說：以后我們見着老的就叫王老板，見着小的就叫少老板吧！

王明理：（生气地）誰說的？这是誰說的？

赵东霞：为什么不能冷靜地听下去呢？

王明理：不，东霞，我是想，他們是誤会了我，剛才我还和我爸爸……

赵东霞：明理，我知道。我們應該明白一个鐵路員工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王明理：（决心地）我會讓大家明白我的，你还有什么意見？

赵东霞：沒有了。我还得和你說明白，是站長、工会、团支部叫我来和你談这个的。

王明理：我从心眼里感激組織，还有你。（攥住东霞的手）

〔王大娘提牛奶桶上。〕

王大娘：（亲切地）东霞来了。

赵东霞：大娘你真忙啊。

王大娘：来，东霞，鍋里有热牛奶。

赵东霞：謝謝大娘吧，我刚吃完饭。

王大娘：来吧，喝了牛奶有劲！又胖得快，只要喝不几天，臉就紅扑扑的。

赵东霞：怪不得大娘这样結实，是天天喝牛奶喝的呀！

王大娘：可不是，咱們养牛的戶，那还有不喝牛奶的。东霞，往后你天天来喝吧，沒有誰喝的，也得有咱們自己家喝的呀！（端着牛奶碗）喝吧。（赵东霞夺过牛奶碗，王大娘又取一大碗奶）

王明理：（給王大娘使眼色）媽……

赵东霞：（不好意思地）大娘，我真不喝。

王大娘：看你呀，还外道起来了，那就等你們結了婚再天天喝……

王明理：（难堆地急接）媽！你搞錯了……

〔赵东霞非常不得勁地跑下。〕

王明理：（攔到門外）东霞！东霞！（东霞沒应声，王明理回来）

王大娘：哟！还这么不大方啊……